

三亚“候鸟”老人报告(下)◆周凤婷

同样位于三亚湾,也是冬季“候鸟老人”聚居地的海坡村,村道弯曲狭窄,密密麻麻地建有大小四五百栋10层左右的楼房,绝大部分涉及违章搭建。这些房子大都建于2009年至2013年之间,约六七成都是村民和外地商人联营,村民出地,商人出资建设,五五分成。它们主要用来租给“候鸟老人”和周边酒店员工,或出租经营家庭旅馆。约3000人的海坡村,在冬季有近三四万外地人入住,房租成为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除了个人出租房以外,还有整栋承包出去的老年公寓,房间统一格局,房费包括一日三餐。郎玉玲经营的“聚鑫源”老年公寓就是其中一家。郎玉玲同哥哥十年前就到三亚承包公寓做旅店生意。2010年租下了海月广场附近外贸路4巷的一栋7层自建房。公寓楼在巷子尽头,无电梯。除了挂在墙外的“拎包入住”等字样外,这栋外观朴素的自建房丝毫没有“公寓”的派头。

郎玉玲的公寓一共能住70来人,清一色的双标房,每间20平方米左右,价格按照通风、采光情况每人每月1500元至2300元不等,包食宿。郎玉玲专门请了东北厨师,在一楼大厅的小黑板上,挂着每日食谱。

公寓没有护工,老人生病住院,前前后后的,都是她忙活。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楼里基本上是空的。

海月广场周边的房子,交通购物出行都方便,离海边也近,但房间不是很宽敞,“这是海月广场的通病,这一片寸土寸金。”郎玉玲向记者介绍说。刚从东北老家宽敞的房子到20平米的双标,都会有些不适应,但多住几年,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孤独和病痛是只身在外的老人最难忍受的。群居在老年公寓里,在某种程度缓解了孤独。

他们住在陌生的鸽子笼式的楼里,一日三餐,按点回到公寓拿着餐

盘打饭,一起去广场跳舞,打牌唱歌,出门旅游,像是退回到那个生活在集体主义的年代,抱团取暖,享受彼此的陪伴。

三亚学院教师、研究养老服务业的学者黄诚在一篇题为《候鸟老人养老服务需求特征研究》论文中指出,在三亚,50.7%的老人选择分散养老,而48.6%的老人选择集中养老。而在一份对浙江杭州市所作的关于养老模式倾向性的调查结果中,选择机构养老的只有19.3%,选择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比例为77.7%。对大连地区的老人调查也显示,希望入住养老院养老的老人仅占18.48%。对此黄诚分析,“候鸟老人”因居留期间少有子女陪伴,又因为在暂居地人生地不熟,使得他们更愿意群居,多一些老人在一起能互相帮忙、照顾。

做好“候鸟老人”的服务

如今在三亚的“候鸟老人”数量已经超过本地人口的半数。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郑聪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说,从2009年、2010年开始,大量“候鸟老人”的涌入以及季节性迁徙的特性,已经让三亚感到冬季负荷变大,“就跟家里面就一张桌子,一下来了两桌客人,肯定很多人就会照顾不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客随主便。”

其实,客随主便或主随客便的调整正在不断地完善。异地养老协会负责人向记者介绍,2013年起,“候鸟老人”只要携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医保卡,便可在海南省三亚市的两家定点医院刷卡看病,也可在10家定点药店刷卡买药了。

2014年7月,三亚市人民医院扩

大与黑龙江省异地医保合作范围,在与黑龙江省级单位及哈尔滨市、佳木斯市、齐齐哈尔市等城市合作的基础上,新增黑河市、鹤岗市、大兴安岭地区,并将黑龙江省省直参保人员住院次均定额指标从原先的7800元提至9000元。

2012年,哈尔滨市老龄办派哈市老年基金会理事长胡义杰及干部王颖赴三亚考察之后,成立了三亚办事处,2013年,该办事处向三亚民政局申请成立“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得到批准,是三亚目前唯一一个得到政府认可的由到三亚异地养老的老年人志愿组成的社会团体。目前协会有3300名会员,服务对象也由原来的仅面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改为面向全国。

黄诚在2015年针对“候鸟老人”的养老需求、服务进行过两次问卷调查,累计访问一千多人。他发现,在三亚养老的“候鸟老人”年龄多在60到70岁之间,大多身体状况良好,退休不久,精力很旺盛,也有很强的旅游文化需求。

黄诚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三亚的老人中有很多退休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自发组成了老教授协会。如果政府能引导好,让他们发挥价值,也能对推动当地发展有好处。

在他看来,当地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积极应对新的变化。

这几年,三亚周边的乐东县九所镇,以及海南岛东部的陵水县、万宁市、琼海市,西边的东方市都建成了一大批住宅小区,相比物价飞涨、交通拥堵的三亚,这些地区生活性价比比高。2015年年底海南环岛高铁的开通,进一步带动了这些老人再次迁徙的步伐。

第二故乡

李淑范选择继续留下来。“你看,我这屋啥都不缺,该有的不该有的都有,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家。”李淑范指着屋里的微波炉、养生壶和厨房用具对记者说。“现在到了5月份我都不想回去,但大家都走了,孤零零的,而且哈尔滨还有孩子,我得回去看看。”

2014年李淑范被查出乳腺癌,做了手术,正在恢复期。她已经不如以前那么热衷于文艺活动了。这些年,因为做了这些事,玩了、乐了,她从未在生活上感觉孤单。

于长青继续热衷于老年协会的事情。作为中层干部,在协会,每半个月得开一次会。他们彼此用微信联系,不同的部门建有不同的群。为了便于会员们联系,在老年大学部,于长青最近一个月都在教会员们如何使用微信和智能手机。

于长青和老伴是在2011年结合的,两人都是再婚。老年再婚,并不容易。“最主要的问题是儿女,很多儿女不同意父亲、母亲再婚。有些老人因为怕儿女不赞成,在海南住到一起的,回去以后像没有那回事,各住各家,儿女不知道。”于长青说,他很珍惜和老伴李淑范的这段感情。

75岁的黄毅民满头白发,身材瘦削。2010年老伴去世后,黄毅民独居在一间100多平方米房子里。老伴走后,独居,身体不太硬朗的黄毅民成了全楼重点保护对象。“只要在附近溜达,周围邻居,走哪儿都跟着我。怕我摔了,怕我迷糊。”

黄毅民家门上,有一扇可以打开透气的门中门,她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把门中门打开,把窗帘拉开,

打开客厅的灯,像是一种暗号,楼上楼下邻居就知道她已经安然醒来。

客厅房间的墙上,整齐地贴着二十来张家人的照片,女儿女婿,外孙和外孙女,其中两张,是她身着志愿者服装,在三亚湾为老年人服务的“工作照”。黄毅民是三亚异地养老协会的会员,她也主动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三亚包给了我们,三家人也对我们好,环境也对我们好,我们干吗把自己当客人似的。”她说。

黄毅民的家附近有条河,三亚河和临春河,这两河之间便是港门村的小圈子。现在,这就是她的整个世界了。来三亚13年,哈尔滨的房子早已卖掉了,她从未想过离开三亚,也不知道,如果离开三亚,该去哪儿。

而朱成恩已经对明年有了规划。“来一个多月,很成功。”朱成恩用特有的河南口音总结道,“成功”二字被特地加重拖长,以示肯定。“胳膊不疼了,今天刚量了血压,高压140低压90——原来我低压永远偏低的。”

“明年十有八九还得来。”顿了顿,他补充道,“可能以后我要年年来。吉林、长春、哈尔滨、大庆、佳木斯、云南、成都的好多人,都成了朋友,留下了电话。”

每年3月过后,“候鸟老人”会像潮水一样退去。朱成恩打算继续去昆明、西双版纳、大理玩。

朱成恩去过香港,下一步打算去看看在台湾的弟弟。“现在在国内锻炼身体,恢复健康了,再到外国去,周游世界。活着得把钱都花完了。”90岁的朱成恩说完,身着燕尾服、戴着绅士帽的他,走路有些佝偻,消失在夜色里。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3期

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传

潘真

9.市长留大家吃晚饭

茶话会在延安西路200号举行。那时候的200号,在高式熊的记忆中,还只是“草棚棚,普通的会所、广场”。快到开会时辰,陈毅市长到了,随行只有一名秘书,随身也只有一个包、一件外套。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周而复陪着,工作人员向他一一介绍出席者,随同在侧的家属也一起被介绍,陈毅和大家一一握手……

这个会,原先是茶话会,可喝着茶,话着话着话得高兴了,临时摆开十来桌宴席——市长要留大家吃晚饭了。陈毅招呼高振霄和他坐一桌。市长亲切地对老人说:“您是翰林太史高振霄先生,我了解您,知识渊博,为人耿直,是个好先生。”高式熊则被安排与新闻记者坐了一桌。不知什么缘故,主桌上的都是素食,别的桌子则是有荤有素的。

席间,陈毅风趣地自嘲:“我家出了好多官僚,我祖辈父辈都是官僚……”众人被他的翩翩风度迷住了——啊呀,没想到共产党干部是这样儒雅、这样有个性的!

这之前,一般市民哪有机会见到共产党干部,更不用说接触市长这样的高级官员了;而坊间传来传去的流言风语倒是不少,现在,当面一握手、一交流、一喝茶、一吃饭,眼见为实,所有的歪曲之词就不攻自破了。

晚宴将近尾声,又有工作人员跑去细心关照高式熊:“老先生回去的辰光有车子送咯,勿要急噢。”

这一场茶话会加上晚宴,开得好尽兴。回家后,“好先生”高振霄只觉得思想豁然开朗,变得“关公开心”了。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谈到了要成立上海的文史研究馆。其时,北京已先期成立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北京解放前夕,在石家庄,毛泽东对他的恩师、以《联绵字典》传名于世的文字学家符定一先生说,共产党对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学者的生活应有一个安排,要设一个机构。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致柳亚子



先生信中提到,“文史机关事”已交周恩来总理办理,“便当询之”。嗣后,毛泽东、周恩来请符定一、柳亚子、章士钊诸位先生参加筹划事宜,并指定林伯渠、齐燕铭负责办理此事。1951年7月29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郑重宣告“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成立”。符定一为第一任馆长,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为副馆长。

在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1953年6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了。毛泽东主席提名,上海市市长陈毅敦聘耆宿张元济为首任馆长。

浙江海盐人张元济(1867—1959),乃是前清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创办专讲泰西实学的通艺学堂,又曾与康有为参加戊戌变法。后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时,主持校勘出版四部丛刊、百纳本二十四史。著有《涉园序跋集录》等。

文史馆聘的馆员,以党外人士为主体,一般是有文史专长、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文史馆的主要职责是照顾馆员生活,提供必要条件,使馆员老有所养、老有所为,量力而行、各展所长;组织馆员开展文史研究、书画创作、海外联谊、参政咨询等工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作贡献,为团结老年知识分子,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

没过多久,聘书送到家里,高振霄成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第一批馆员。聘书上面有陈毅市长的签名。37年后的1990年2月,高式熊也当上了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聘书上签名的是朱镕基市长。

当年的文史馆馆员,多为有特殊成就但经济状况较差的人士。用高式熊的话说,就是“所谓遗老”。文史馆馆员每月有50元津贴,后来加到了70元,再增加到150元,据说与文史馆馆长的工资差不多高。另外,医疗费也由公家报销。

1949年12月,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成立“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55年5月,政协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召开,政协委员共有279名,高振霄为其中一员。

4. “狂士”王县

袁桐是浙江大诗人袁枚的侄儿,也来自杭州。两个孩子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乃至一起作文赋诗,成了关系最密切的童年伙伴,这些交往给龚自珍留下了许多的美好童年记忆。多年后,他在词中写道:“放学花前,题诗石上,春水园亭里。逢君一笑,人间无此欢喜。”这位袁桐也很有才华,但仕途也蹉跎坎坷,只做过辅佐知府的通判一类小官,与龚自珍的命运相似。

宋璠在龚自珍十三岁这一年[嘉庆九年(1804)],应顺天乡试,中举人。他离开北京,不再担任龚自珍的塾师。虽然乡试还算顺利,但在会试时落第。在嘉庆十五年(1810)病逝,年仅三十三岁。无后嗣。这位勤奋的青年才俊,也未见有著作传世。他的名字,因龚自珍而被后人铭记。

王县乃是年长龚自珍一辈的赫赫有名的奇人,而龚自珍与王县的结交也非常奇特。

是年龚自珍十八岁,而王县已是近天命的老人。龚自珍家由北京宣武门横街搬迁到门楼胡同。在这一年春某日,啸叫的大风裹挟着黄沙,漫天乱舞。一不小心,沙粒侵入眼中则泪流不止。这样的天气,除非有要事办理,大多数人皆关门锁窗,绝少出门。街面上行人稀落。

龚自珍正在家闭门读书写诗,忽然听到橐囊的敲门声。拉开门一看,一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的老者立在门前。其人自报姓名,称是特地来访。龚自珍一听是王县,王举人,免不了大吃一惊,赶紧将其让进屋内。其人之狂名,在京城的人士中无人不知。其人之狂傲和放荡不羁到了何种程度呢?龚自珍在王县病故后撰写的《王仲瞿墓表铭》中记载:……每会谈,大声叫呼,如百千鬼神,禽兽怪声,挟风雨、水火、雷电而上下,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者,伪隐几,君犹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闽、粤,北至山海关、热河,贩夫走卒,皆知王举人。言王举人,或齿相击,如谈龙蛇,说虎豹。

在龚自珍的笔下,这样一个人的行止,大概不能仅仅用一个“狂”字来概括了,几乎算

是超乎寻常的癫癫之态了。其名声如此之大,远播大江南北,除了皇帝,几乎无人可比。如果放在今日,早就将他送进精神病院了。让我们稍稍了解一下王举人的经历,看看他是为何从平常人变得如此癫狂的。

王县(1760—1817),字仲瞿,又名良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一七九四年举人。据史载,此人不仅博学多识,且擅骑马弯弓,是文武兼通的奇才。论学识,著有《烟霞万古楼文集》六卷,《仲瞿诗录》一卷,还有《西夏书》《随园金石考》等多种著述散佚;论武艺,善弓矢,通兵法。这样的人才,本该成为社稷股肱,但却不为当世所用。在他考中举人后,成为左都御史吴省钦的门生。时和珅弄权,王县曾三次上书吴省钦弹劾和珅,但不为吴省钦所接受。吴省钦与和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今人的相关著作中用了

“有瓜葛”一词,实在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大体是他看到和珅的前景开始不妙,既不想巴结他,但在他垮台之前也不想得罪他。在四川、湖北发生农民起义时,吴省钦假装痴呆,推荐门生王县去镇压起义,称他为“掌中雷”之奇功,可击败叛军。和珅未采纳他的意见。等到嘉庆清算和珅及其党羽时,吴省钦因与和珅保持一定的距离,未被列入和珅党羽而遭株连。但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因吴举荐过王县,王县就被一些人认定他是和珅的党羽,遭到排斥、打击。由于他的地位低,虽然没有把他抓起来处以刑罪,但从此却在“潜规则”中,把他列为不得录用之人。只要王县参加科考,考官发现试卷疑似王县,即将之甩到一边。王县屡考屡败,即使他更名良士,也躲不过“落败”的命运。看来,他的“掌中雷”功力有限,起码连考官的眼睛也无法蒙蔽过去。王县在对自己官场前景彻底绝望后,不再参加考试,索性放浪形骸,随心所欲,在癫狂之态中度日……龚自珍称他“一切奇怪不可迓之状,皆贫病怨恨,不得已诈而遁焉者也”。

如此癫狂狂傲之人,屈辱来找这个他几十岁的年轻后生干什么呢?这里也有非常奇特的原因。

剑魂箫韵

——龚自珍传

陈歆耕

